[纪录片] “记忆”如何成为反抗？6部得来不易的文革纪录片[5P]

2018-04-24 21:35

记住蒙难者、拒绝美化迫害他们的权力，而文革，只有苦大仇深的讲述方式吗？

Q：Baidu云有吗？A：没有，几年前部分还是有的，现在即便是离线下载大部分都会被和谐（变8秒“教育片”）。除了帖子注明的，YouTube都能在线看。如何访问YouTube？详见技术区翻墙教程。如何下载YouTube视频？谷歌搜索关键词“下载youtube视频”。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谐“显示”是大势所趋……

端传媒　张淼 发自香港 2016-05-18

文革纪录片是最难评述的那种影片：黑白分明，没有丝毫可含糊、可开脱、可处理人性尴尬幽微处的中间地带，基于人类良知必须站队，苛求艺术性显得轻佻；题材敏感，资料有限，本应引以为戒的过往成了抢救一桩是一桩、一不小心就彻底湮没的记忆，记录和传播几乎成了行为艺术，相比分析评论，复述内容以获得传播更为重要；历史太残忍、人性之恶太可怖，现实依然残酷、人性之软弱令人羞惭，对观影者是巨大的心理折磨。

然而，在文革阴影从未散去、甚至改头换面重新活跃的当下，我们仍有必要、甚至越来越有必要审视文革：因为记忆即对抗，因为记住蒙难者、拒绝美化迫害他们的权力，已是对他们最深的慰借，因为观察极权如何摧残和扭曲个体，而个体在时代洪流中如何自处，在2.0版文革的现实语境中，也有自我警惕和勉励的功效。

当然，文革并非只有苦大仇深的讲述方式，下面几部纪录片也许能提供几种观看文革纪录片的视角。

个人史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血淋淋

《我虽死去》（Though I was Dead）

YouTube在线播放(须翻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IsAF3O7mk

下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NfmU80e4G0

导演：吴文光 时长：140分钟 成片时间：1993年



《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由“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吴文光拍摄，他将镜头对准了曾经的红卫兵。通过对5位采访对象黄玲、刘龙江、胡晓光、徐友渔和田壮壮的访谈，从个人化的视角剖解红卫兵这一集体概念。受访时，五人的职业分别是工程师、饭店经理、公司干部、哲学学者、电影导演。他们对文革的认知和自身角色的理解，也随着个人经历一道，呈现某些微妙的相似与相异。

如果带着理解的眼光，红卫兵并不单纯是个人选择的产物：在长期的教育宣传和某些直观的所谓新旧社会对比下，青少年对执政的共产党和领袖人物产生信赖、信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颇为普遍。红卫兵除了意味着“进步”与“革命”，还是种难以抗拒、夹杂着权力欲与恐惧感的潮流。在徐友渔的回忆中，自己从成都出发串联、踏足北京土地时有种神圣感，另一位讲述者则激动地回想起当年在人群中与毛泽东江青合影的兴奋。

另外三位受访者，多少怀旧多于反思、自我辩护多于历史复述。

饶有意味的是，时隔26年（影片摄于1993年）回顾自己的青春岁月，除了徐友渔与田壮壮这二位如今也已异议身份闻名的老红卫兵，另外三位受访者，多少怀旧多于反思、自我辩护多于历史复述。值得观影者揣摩的，不仅是他们真真假假的回忆中附带的信息，更是他们如何看待那段激情又荒谬的青春——这恰恰是那段青春如何塑造他们思维方式的证据：徐友渔认为文革令他从盲目接受虚幻的理想到相信真实生活的力量，田壮壮认为文革戳破了童年时的虚假教育，让他开始思索“我在这个国家的位置”，刘龙江则以教科书口吻总结：“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开路先锋，红卫兵一马当先，首先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把文革领导者的意图推广成为一个全面的社会运动，后来又积极地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因此，红卫兵的作用是消极的，反面的……”然而这种官腔的格式化语言，恰恰说明了红卫兵思维的本质——以集体意识取代个体意识，以标准语言扼杀个性化思辨。

若要回顾文革，曾因红色浪潮风头无量也曾深蒙其害的红卫兵无法略过，《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无疑提供了独特并且发人深省的角度。5位红卫兵在当年和现在都算不上呼风唤雨的人物，被时代潮流裹挟的普通人如何处理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如何在激情散去后回顾过往，如何受到成长环境和时代话语的塑造，如何挣扎摇摆于个人性与集体性，不仅关乎当事人，也值得另一时空中的观影者细思。

《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

YouTube在线播放(须翻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DrvOOSTJks

下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SAevAMVKIA

导演：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时长：208分钟 成片时间：1972年



《中国》在中国的名声不可谓不大。1972年，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应意大利文化部和中国政府邀请来华拍摄纪录片，在北京、林县、苏州、南京和上海进行了22天的拍摄。由于拍摄场景主要由中国官方安排，很难接触到中国人真实生活状态的导演，只有通过零星的偷拍、追拍捕捉那些政府不愿展示的信息。这显然与中国政府呈现欣欣向荣景象的初衷大相径庭，加之拍摄《中国》经过周恩来的审批，《中国》对中国的“丑化”成为攻击周恩来的有力证据。当时，不仅《人民日报》在江青授意下刊文《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称安东尼奥尼是“反华小丑”，全国范围内也组织了持续近一年的批判，仅1974年2、3月间发表的文章就结集为200多页的《中国人民不可辱——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

即便是被安排的场景，来自他者视角的那只关注普通人的镜头依然和官方聚焦宏大叙事的影像语言构成反差。

然而，对安东尼奥尼来说，“我不期望解释中国，我们只希望观察这众多的脸、动作和习惯。”片中我们看到热闹丰富的国营菜市场、坐满食客的苏州茶楼、衣着鲜艳的幼儿园小朋友、讨论“再纺一米好纱，我们才能为世界革命做出贡献”的纺织厂女工，也看到乍见到外桥上晾衣服的解放军，看到许多鲜活生动的面孔。按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能判断出片中不少镜头都是被安排的场景，但《中国》依然为我们了解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提供了不少生动丰富的细节；即便是被安排的场景，来自他者视角的那只关注普通人的镜头依然和官方聚焦宏大叙事的影像语言构成反差；而不容瑕疵本身，也成为我们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几十年来这一点从未改变。

《愚公移山》（Comment Yukong déplaca les montagnes）

YouTube在线播放(须翻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9f_I5Lo4Fc

导演：伊文思（Joris Ivens）时长：763分钟 成片时间：1976年



另一部由西方人拍摄、留下珍贵文革影像的纪录片是《愚公移山》。《愚公移山》摄于1971年到1975年，由12部各自独立的纪录片组成，囊括了工、农、兵、学、商的社会分工与工厂、学校、商店、军营、剧团的机构组织，全景式地呈现了当时的中国社会。与《中国》相似，导演的镜头依然对着被安排的场景与单一的欣欣向荣，也依然试图从中找到独立表达的缝隙；不同于《中国》的地方则在于，《愚公移山》的摄制组成员多为中国人，影片得以免于西方人猎奇的视角，但又多少带上了摄影师自身的意识形态烙印。由本土摄制团队与西方导演混搭的《愚公移山》，既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真诚热情，和不乏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怀疑与批评，而这恰恰带来更平衡的认识中国的视角。

感谢分享，又在倒車了

秋水人家 2018-04-24 21:51

支持一下

---

jordanjan 2018-04-24 21:54

一个时代的记忆

离愁 2018-04-24 21:56

1024

你办事我放心 2018-04-24 21:58

看看了

精染年华 2018-04-24 22:00

辱华了辱华了
